

少女的冰酒

● 刘汉太 著

Shaonu de Bingjiu



远方出版社



Shaonü de Bingjiu

少女的冰酒

刘汉太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1999 年 · 呼和浩特

责任编辑:王炜烨

封面设计:魏 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女的冰酒/刘汉太著. 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 1999. 4

ISBN 7-80595-547-6

I. 少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8078 号

少 女 的 冰 酒

著 者:刘汉太	开 本:850×1168 1/32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	印 张:10.25
地 址: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老缸房街 15 号	字 数:245 千
经 销:内蒙古新华书店	印 数:1—3 000 册
印 刷:内蒙古新华科技印刷厂	版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版
	印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595-547-6/1·235

定 价:18.00 元



刘洪太

1953年出生，江苏省南通市人。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《中华名流》总编辑。1979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，发表作品六百多万字，获各种文学奖励十余项。

主要著作

长篇小说《悠闲的女人》

长篇小说《断肠草》（香港版）

报告文学《中国的乞丐群落》（汉、日、英文版）

报告文学《精神·复归》

报告文学《货币大沉浮》

报告文学《阳光与大地》

报告文学《寻找巨人》



责任编辑：王炜烨

封面设计：魏 星

一串葡萄，
经历种种风雨，从开花到结果；
一串葡萄，
经由道道工序，由紫红色成金黄色。
如此酿成的冰酒——
香、甜、酸、涩……



内容简介

一部少女的悲情心灵史

《少女的冰酒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它描述了“我”这个由乡村进入都市的女孩在都市的坎坷生活、心路历程及奋斗道路，集中描写了这个女孩与五个男人的矛盾冲突及感情纠葛。

“我”反抗父母换亲，求助在N市工作的卫彪哥——一个从小被“我”父母收养的孩子，不料却险些被他奸污。以生命反抗换亲，后来到卫彪家做保姆而步入都市。忍受不了卫彪的虐待，逃出卫彪家后却又落难广州。走投无路之时，万念俱灰，纵身跳入珠江。被武警战士救起，逐步增添了生活的勇气。后来，巧遇“好心”的老黄头，却发现是一场游戏。此后，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偶遇副市长的儿子、记者宗华成为命运的转折点。到报社实习以精采的报道崭露头角，引起注目。在电视台任节目主持人又名声大震，令人崇拜。不料身世遭遇被误传，被迫离开电视台和真心爱恋的宗华。万般无奈中嫁给工人伍平，双方的思想却难以沟通。在昔日同窗陈鸣的鼓励帮助下，考取大学，终于成为女记者。陈鸣离别时留下的两本书，给“我”以后的人生之路既埋下童话的种子也带来有益的启迪。

《少女的冰酒》故事情节曲折跌宕，人物命运大起大落，心理描写细腻贴切，堪称一部少女的悲情心灵史。



1

成了“无冕之王”的我想起婚后的
事，百感交集，许多往事一起浮现……

一个人要谋杀自己很容易，那便是整日坐在镜子前面唉声叹气。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枯黄越来越憔悴的面孔，听着一声又一声发自灵魂深处的叹息，心便会慢慢地下沉，如夕阳在坠落，似大地在坍塌。

唉，人为什么离不开镜子呢？镜子就是让人藐视自己，照见灵魂的吗？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常想，我人生的轨道就从这里开始并延伸下去吗？我生命的全部故事就浓缩在这里吗？哲人认为，历史是人生的一面镜子；可我却觉得，人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。

请记住我的话！我不是哲人，我很普通，很平常，我的名字叫秦瑶。

是秦瑶，不是琼瑶。

我是个新来的大学生，我的工作仍旧是老本行——新闻采访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将会得到《长江晚报》的正式记者证，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变成现实。可是，为什么我却十分忧郁地坐在这里，是远处教堂的塔影触动了我吗？我不得而知。我的心中徘徊着一团又一团影子，我的感觉如打翻了的五味坛子。当头发斑

白而眼光尖利的主编把一只手扶在我两只肩膀上时，我的身子立即颤抖了几下。我感到一阵不舒服——一种往昔的影子重叠在一起的感觉。为什么老盯着我老缠着我？我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呀！我的脸庞相当圆，双颊像两只吹足了气的气球，这使我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。我才二十六岁，可我觉得已很老很老了。

部主任是位年轻人，三十一岁了，未婚。他来接我时，竟有意无意地抓住我的手，握了又松开，松开了又握住。帮着拿提包时，他的手指蛇一样从我手上滑过，我的手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。他的目光露出压抑不住的渴望的炙热，这目光似曾相识，使我一时想起很多很多……

为什么不把眉毛纹一纹呢？他说。我涨红了脸。为什么要纹呢？你说我的眉稀疏，尾巴像扫帚是吧？为什么要纹呢？这些对于我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是已经结了婚的人了，我已不需要别人喜欢了。我真怕别人爱上我，被动地被人盯上缠上绝对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我洞若观火，年轻人！尽管你年长我几岁，但我要说你是年轻人，世上的事你太不懂了。从第一眼我就看穿了你的心，你不懂，我是经历过沧海桑田的人了。当然，我不是活化石。

今天是星期日。划的版已送交主编了，闲来无事便好想心事，我曾发誓不再想那些事，可办不到。主编的那只手放在我肩膀上的份量挥之不去，那是只勾手。他温柔的笑声背后是一个阴谋，那是一种暗示：我喜欢你，也可以重用你，但是……相比之下，部主任就不老成了，一下就将心思写在脸上，画在手上，表现在行为上：我希望与你交朋友，我期望成为你的保护人，譬如大哥……当然，如果……假如……或者……也许……自然而然……靠近就是一种进攻。瞧他的酒糟鼻子多红，眼光炭火一般燃烧着。我多想淡化这一切印象，可是做不到。



我把腹部抵在桌子边上，扬起了脸，靠近镜子。天呢，这就是我吗？我怎么又成了那个样子，以往特定的那个样子！我用那把沉甸甸的铁刷子梳理着头发，断发如落叶纷飞。我忽然发现我不仅有断发、落发，而且头发焦黄、开叉，那一头黑瀑布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这就是我吗？

我反复问自己。

往事如同沉在潭底的树叶，只要记忆之棒搅动起来，它就会慢慢浮上水面。忘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记忆如胶一般粘，似铁一般牢。

记得数年前的除夕，我收到一张包裹单，一位远方朋友给我寄来的新春礼物。我拉着丈夫的手，高高兴兴地下了楼，一边走，一边挥舞着那张薄薄的邮单。经过珠江路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玲玲大老远便叫住了我。小瑶，有你的信！我高兴地伸出手，接过她递来的一封信。玲玲情不自禁地说，小瑶，你的信可真多，老给你转信，可得好好谢谢我呀！我半喜半羞。是呀，老麻烦你，是得谢谢。丈夫也开玩笑地说，你想要什么样的酬谢呀？玲玲打趣地说，我想要一封信。

我们三人都笑了。

是啊，我的信是够多的了。走在路上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那信，丈夫则阻止我。慌什么，回家再看，小心摔着。不行，摔着也要看。我不管他的态度，硬是噙着拆开了信封，哦，是小林的信，说给我寄了个好漂亮好漂亮的“洋娃娃”，金灿灿的头发碧幽幽的眼睛。哦，好漂亮好美丽啊！我兴奋了，撇开丈夫，飞跑过了马路。

街上人群熙来攘往，飞红点绿。中国人很看重这个古老的

传统节日，都早早地忙着称鱼买肉，备酒置菜，操办喜事一般忙碌。一些年轻人，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衣裳，或是宽松棉袄，或是流行高靴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开心极了。被这情景感染，我脸上也绽开了很久未曾有过的笑靥。

邮电局在浮桥边上。走进门，屋里冷冷清清，大概临近年底的原因罢，暂时的清闲与往日的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我填好包裹单递给一位戴眼镜的女服务员。她拿起单子，在眼前照了又照，半天甩出一句，谁是秦瑶？我就是。我连忙应答。她的脸色严肃。证件呢？我没有……请问，我丈夫的行不行？我怯怯地问。对方掷来顽石般的语言：谁知道他是不是你丈夫？不行！厚厚的镜片也无法挡住那严肃得近乎愤慨的表情。丈夫见了，连忙接过话茬说，她没有户口，农村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堆红红绿绿的“派司”。请看看这个好不好？这可不可以证明我是她丈夫？这是我的身份证、工作证、名片。丈夫怕她不信，又把那大红的“结婚证书”置放在那个“女眼镜”面前，试图让它证明情况，缓解气氛。她瞟了一眼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先生，这里是邮电局而不是招待所，结婚证有什么用呢？听着这阴阳怪气的语调，丈夫气懵了。

情急之下，我瞥见丈夫手里拿着的刚收到的三四封信件，就一把夺过放在柜台上。这都是你们邮局送给我的，可不可以证明呢？去，去去，别烦了好不好，说不行就不行！她手一拂，几封信弹落地面。我弯腰拾起，气愤至极。上个礼拜也是凭我丈夫的身份证取的包裹，怎么刚过一个星期就不行了？她两臂抱胸，双目圆睁。不，不可能的。丈夫也说，没错，我帮她取的。她脸一沉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那是我一时的疏忽，谁也会出错，也怪我太大意了，给了你们可乘之机，对不起，这回是再也不能让你们钻空子啦！现在社会上诈骗犯那么多，谁相信谁呀，冒领了谁负



责？好一副咄咄逼人之态。

我怕事情弄僵，翻开包裹单的背面，指着上面的说明，这上面明明规定可以由他人代领，你怎么说不行呢？“女眼镜”一看失理，阴云满面地钻进了里间。柜台内一名男青年连忙出来打“圆场”说，这样好不好，你到居委会盖个章，我们邮局只认大印不认人。丈夫说，我们才搬到这儿住，连居委会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户口也不在这里，怎么开证明？男青年见我们面有难色，走近柜台小声说，刚才那位女的是我们的头儿，办事认真得很，你还是想办法开个证明来，证明一下她是你的妻子，这样也好办……

原先的喜悦早已冰释，我拉拉丈夫的衣襟。算了吧，干脆退回去算了！我无法掩饰内心的遗憾和失望，男青年有些同情了，他对丈夫说，你到工厂盖个章，开个证明信总可以吧！丈夫点点头，茫然中道出一声“谢谢”，迅速地收捡起一堆“派司”，拉着我的手出了门。

这个世界真是太滑稽了，几封信件无法证明我的存在，连丈夫这个大活人也不能作证。

我是谁？那时候我找不到自己，也无能为力证明自己。

这样的事，昔日在我生活中遇到的何止一次？招工、考试、出门住宿……哪一个地方不需要证件来证明“我”的真实？

那时候我是一个“黑人”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
那时我常想我是谁呢？

我似乎不知道，但我又不得不知道。

我本来是个很本分的乡下女孩子，可是命运偏偏又把我推到都市。那一年，我才十五岁。

六年中，我所经历的似乎不该是一个女孩子所应经历的生

活。我几乎什么都有过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上中专，当实习记者，做电视台节目主持人，也做过保姆、出纳、无业的闲散者……

我实实在在地活着，但我的心却已饱经沧桑。

那时我才二十一岁，可我却像活了二十一个世纪。

那时我常常对着镜子，仔细观察自己的面容，看忧郁怎样笼罩眸子，看目光怎样变得凄切无神，孤独肆意地在我脸上践踏，痛苦无情地雕刻出一道道曲线……

我没有搞错。我知道自己已经面临着衰老，岁月向我的颜面步步进逼，娟美秀丽的容貌从此便告毁掉，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，不过，实质已被摧毁了。

我已经老了。这个形象，我是时常想到的；这个形象，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；这个形象，我却从来不曾和任何人讲过。

尽管描眉、抹粉、烫发、涂口红等等现代化手段能给人增添美，但唯有原本的形象让我感到自悦自喜。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认识自己，感到生命的真实。

往事如烟，有时真使人难以理出一条清晰的思维小路。从哪儿讲起呢？就从那年，我结婚的时候讲起吧。

那年我二十一岁。在那个由假面具、诬告信、纠缠的白发、失望的面孔和恶梦组成的世界里，我突然决定结婚，闪电般地实现“家”的构想。灰色的居民楼如同一个宇宙环绕在我周围，一个外部发光的蓝色大宇宙压迫着那个灰色的小宇宙。新房似乎就更小，八九平米，里面有米黄色的组合家具、席梦思，还有沙发。常常有人前来看新房。那些年长的老太太喜欢听我讲话。我给人们递烟拿糖，那啧啧的赞美之声便鸟鸣般不绝于耳。嚯，好漂亮啊！漂亮的房子加上漂亮的新娘子，真是珠玉生辉啊！伍平



这孩子好福气呀！人们羡慕这个家，也羡慕我这个窈窕女娃。可是，每逢听到形形色色的人们对我的赞美时，我就感到很不是滋味。我强打着精神微笑着、应酬着，心里却想洒一捧眼泪。

客人们走了，我连忙插死了门。外面是一个世界，屋里又是一个世界；体外是一个世界，体内又是一个世界。面对四面白壁、七色蜡花和高档家具，我感到心神一片茫然。我真想哭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：误会，误会，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误会！

人们总说我是大家闺秀，是不同凡响的女性，用尽奉承之词。可我总觉得我是被一劈两半了，一半是真实的，一半是虚幻的。我本是个乡下女孩。父母拥有五男一女，我是最小的一个，在家里最得宠了。可是，温馨的记忆却常常如苍白的碎屑飘离而去，就好像坐在火车窗口观察它们一样。我儿时的生活有阳光：小鸟，猩红的杏花，山岭上的野蔷薇，蛇一般的小路，夏日的黄昏……但也有阴影：夜半的梦魇，棍子，恫吓，花的眼泪，黑色的影子……因此，我的眼睛给我两种类型的视觉记忆。当我睁开眼时，心灵的实验室里自然而然地现出前者的物象；当我闭上眼时，幽暗的眼帘后面转瞬即闪出后一种回忆……

在我成年时代的恍惚中，我淡忘了其中某些珍贵的东西，我想那便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母亲的形象。她有一头漆黑的浓浓的头发和白皙的面庞。衣服干干净净，身子很丰满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那双眼睛，说不清它的颜色，也不知它的形状，但我看见那双眼睛老捉着我，总是追踪着我。每当我翻跟头或摔倒时，那双眼睛总是牢牢地盯住我。

我摔倒了，想爬起来，却不能。我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粒石子，靠不着岸，沉不到底。一下沉，浪就拍打；一浮起，风就冲击。我沉沉浮浮，飘飘荡荡，而天地之间，除了那双莫名其妙的



眼睛，空无一物。

我记得那对大大的眼白里，有两个黑黑的眼珠，每当我看着它们时，就仿佛一团阳光从某个神秘的领地射来，穿透了它们。那个领地不在地面，不在天空，因为地上一团漆黑，而天空也没有太阳和月亮……

我知道她是我母亲，我搞不清她为什么是我母亲，为什么认定她是我母亲。我只感到她对我有股子吸引力，有股子奶香味。我认定那是一个源泉，我雅嫩的生命与之相连。我向她爬去，想在她怀里取暖，想靠近她那下垂的软软的乳房。每当这时候，父亲——那个与母亲有神秘联系的人总坐在一旁，嘴里叼着一根不明不白地冒烟的东西，冷冷地盯着我。我又注视那双眼睛，白的更白，黑的更黑，透射出一股怕人的冷气——一种刺穿人心的东西。我害怕，使劲朝母亲怀里钻，脸埋在双乳之间，闻着芬芳的气息，禁不住一阵凄迷。

然而，后来我长大了。我再也看不到母亲那双眼睛盯紧我，那双手抓牢我，那双乳的芬芳诱惑我、包围我。母亲突然弃我而去。我忽然感到好孤独，好害怕，没有了那双眼睛，就像没有了太阳和月亮。我突然惊悸地哇哇大哭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好人——卫彪出现了，他抱起了我，亲着吻着，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。瑶瑶，瑶瑶，别哭，别哭。于是，我又发现了一双眼睛——大大的白色里嵌着两个黑黑的宝石。我发现那黑色的宝石里是一个世界，有月亮、星星、树林、光线，还有影子……

我想起乡下的那座生我养我的茅草房。我想起我从母体的阵痛里娩出时的那一声啼叫，那使人爱怜的哭声。那哭声是从血污中诞生的，带着血的黎明，也沾染着血的腥味。那哭声与腥味的混合，似乎蕴含着人世的一切哲理。我常想，为什么婴儿落地的第一声不是嘻笑而是啼哭呢？它仿佛预示了人生便是苦难。据



说，倘若不是我那一声啼哭，父亲本来是会拎着我的两只小腿扔进尿桶的。假如那一切完成，我的人生也许连一座小小的坟也没有。可是，我那时偏偏哭了一声，接生婆欣喜地笑了，父亲背转身走了，母亲则激动地哭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有了泪腺，多少年多少年以后，那哭腔，那颤悸，以及那痛感依然与我同在。那第一声啼哭，那悲情，以后一直追随着我，直到——直到二十岁以后，我在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中生存也未能将它打破。

我的床是席梦思。席梦思？梦之思。人生便是一场梦中梦吗？可梦对于每个人是不尽相同的。我的床是一座魔岛，它勾起我的是那些漂流的梦的色块。我曾辗转过几个家，那些床也是不尽相同的。我记得我的第一张小床是竹子的，夏天很凉，好像凉透了我的血液。每当我欲哭时，母亲便用腿去摇我，让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把我的不安平息下来。有一天，母亲与父亲吵架之后，突然夹着青布小包出门，说要到城里去。卫彪，那时在我眼里是很高大的，他气得打破了一只水罐。后来，他的背便成了我的摇篮。爸爸不常回家，有一天他回来与卫彪瞪起了眼，随后便扭打起来。爸爸的拳头似雨点般溅落到他身上，他则揪着爸爸的耳朵不放。晚上同卫彪偎依在竹床上，我的心还在一个劲地哆嗦。

我的第二张床是卫彪家的木床。那时我已到了城里，它是冷漠的、残忍的，磨炼过我的筋骨。后来我又在居委会主任阿哇婆家里睡过铁床，它短短的、小小的，折叠式，有着极大的弹性却不舒服。当然，我也睡过黄伯伯也就是老黄头家的旧式床。我现在的床是丈夫费心选择的，可我却不那么喜欢它，因为我想起了一句格言：“床第是爱情的摇篮，亦是爱情的坟墓。”我对它感到惶然不知所措。床是一座魔岛，时间的绿色海水无边地荡漾，可

魔岛的故事却有一千零一个之多。

我没有记错，我是二十一岁结的婚。新房里的大红“囍”字告诉我，结婚标志着有规律的性生活和众所周知的一切道德观念。然而，不知何故我却没能能够获得这些。墙上的挂历宣告了新的岁月的来临，可挂历的封面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天空布满云彩，好像孕育了一场风暴似的。

我最怕过年了。这样说也许是幼稚的，因为时间的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，可我却得了“恐年症”。有则谜语说：“一朵花，天天落，落一瓣，少一瓣。”我总觉得我也像一朵花在天天凋落，一点也提不起精神。落花流水春去也，时光的流逝只标志着我的逐渐衰老，走向死亡；年龄的更替并没有给我带来命运的转机，那时候我怕呀——怕过年。

街上到处张灯结彩，鞭炮烟火不时在空中腾飞，开放出一束束美丽的花朵，好像特意要制造出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童话一样。我没心去看它们，我把它们留在身后，低着头，踩着纸屑和黑影朝前蹒跚着。一种可怕的灰暗的意识由灰色的带神经质的夜陪衬着，偷偷爬到了我身上。我的两个太阳穴嗡嗡作响，心里搅动着一些烟雾般的东西。不知什么地方传来“嗤嗤”的笑声，那笑声仿佛是冲我而来的，凉嗖嗖地瘆人。我不由拐进了另一条胡同。胡同里不时掠过一阵又一阵寒风，一阵又一阵酸楚也同时掠过心头，我不由轻轻哼起了那首《游子吟》：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/谁知道流浪的悲痛辛酸/遍体的伤痕/满腔的仇冤/游子的脚印啊/血泪斑斑/历尽了人间的风暴雨雪/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/人情的冷暖/世道的艰难/游子的心中啊/盼望春天……

唱着唱着，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汨汨地流下来，流下来……

我像一个梦游者，在大街上蹒跚着。

现在我要劝告亲爱的读者不要嘲笑我和我内心的迷惘，因为